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金刚般若波罗密经

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浅释六

姚秦 三藏法师 鸠摩罗什 译
美国万佛圣城宣化上人讲述于旧金山佛教讲堂　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九年四月

B25. 化无所化分第二十五

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汝等勿谓如来作是念。我当度众生。须菩提。莫作是念。何以故。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。若有众生如来度者。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寿者。须菩提。如来说有我者。则非有我。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。须菩提。凡夫者。如来说即非凡夫。是名凡夫。

「须菩提」：释迦牟尼佛，又叫一声须菩提，说，这个以诸须弥山王的七宝来用布施，不如有人以四句偈为他人说，这个福德比以七宝的须弥山王布施，还更大。所以又说，「于意云何」：在你的意思，怎么样呢？「汝等勿谓如来作是念」，你们这些个声闻的人哪，不要说，「如来作是念」，作这种的想念；「我当度众生。」你说，如来呀，应该度众生。不要有这种的想法。为甚么呢？「须菩提。莫作是念。」这「莫作是念」，就是这个诫止之辞。甚么叫诫止之辞呢？就说，你不要这样想，你不要作这种的想法。甚么缘故，你不要作这种想法呢？「何以故」呢？「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。」如来和众生是一个的，所以如来度众生并没有度众生；如来不度众生，众生自度。所谓，五祖和六祖讲的，这个「迷时师度」：迷的时候，就要师父来度徒弟。「悟时自度」，你要明白了之后呢，就要自度。所以佛度众生，在众生迷的时候，佛度众生。众生要觉悟了－－那么这个觉悟是谁觉悟的？不是佛给他的觉悟，是他自己觉悟了；自己觉悟了，所以佛没有度众生。

这又有一个说法，说，「平等真法界，佛不度众生。」这个众生和佛是平等的。在佛的份上，也没有多一点点甚么；在众生的份上，也没有少了一点点甚么，甚么也没有少。在佛的地位上，甚么也没有多。那么众生所以和佛是一样的，是平等平等的。所以说「平等真法界，佛不度众生。」因为这个，所以说，「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。」「若有众生如来度者」：假设的话，你要一定说有众生是佛度的的话，「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寿者」：这个时候，佛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了，这个四相也没有空啊！佛叫一切众生都要离相，何况佛自己呢？所以佛度一切众生是众生自度，佛并没有度众生。因为甚么佛没有度众生？因为佛没有我相。

「须菩提。如来说有我者」：如来说「有我」，「则非有我。」怎么叫有我即非有我呢？这个「有我」，是一个假我，「即非有我」，这不是一个真我。「而凡夫之人」：而这一般凡夫之人「以为有我。」以这个假我，就当成一个真我了。以这个假的就当一个真的了。可是虽然这样讲，以假我当成真我。「须菩提。凡夫者。如来说即非凡夫。是名凡夫」：须菩提，现在所谓的凡夫，将来也是成佛的。所以「如来说即非凡夫。」那么他暂时间虽然是凡夫，将来也会成佛的，你不要拿着他当凡夫来看哪！所以佛看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当作佛。这一切众生，将来都是要成佛的，但以妄想执着未能证得。就因为有个妄想，有个执着，所以才没有能成佛，暂时作凡夫，那么将来都会成佛的。所以佛说，「如来说凡夫者」，这个凡夫「是名凡夫。」如来说这个，「须菩提。凡夫者。如来说即非凡夫」，将来不是凡夫。「是名凡夫」：是暂时间有个凡夫的名字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当作佛啊，你不要看他是凡夫。佛观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的父母，未来的诸佛。佛看所有的众生都是他过去生中的父母，将来的诸佛，所以「是名凡夫」：这暂时间是凡夫而已。

B26.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

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不。须菩提言。如是如是。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佛言。须菩提。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。转轮圣王。则是如来。须菩提白佛言。世尊。如我解佛所说义。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。若以色见我。以音声求我。是人行邪道。不能见如来。

「须菩提」：释迦牟尼佛又叫了一声须菩提。「于意云何」：在你的意思里怎么样子呢？「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不」：你可以，以这个三十二相就认为是如来吗？「观如来」－－前边这个是「见如来」，「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」－－这是「观。」那么「见」呢，是在形上说的，可以看见的；这「观」呢，是由心里边的作用。这个「观」是观想、观相。这个「观」，是作意观察，用你这个心意来观察；不是单单用眼睛来见，所以这叫「观如来」。说，可以，以这个三十二相，你观如来，你这样就是，认为是如来的相了吗？「须菩提言。如是如是」：须菩提因为前边，说「见如来」，他这儿「观如来」，那么他就说，「如是如是。」他说，是的，是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「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」：来观想如来的这个法身。「佛言」：佛又说了

。佛说，「须菩提。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」：假设要是以三十二相来观想如来的话－－这个「者」，「者」就是以这样子来观察的话－－「转轮圣王。则是如来」呀！那么，像你这样说，那个转轮圣王他也有三十二相，他这三十二相；既然有三十二相，也就是佛吧？

这个转轮圣王三十二相，和佛的三十二相，相差不远。佛的三十二相是非常清楚，很明显的；而这个转轮圣王，他这三十二相，和佛的三十二相比较，稍微黯淡一点。黯淡，就是没有那么明显。但是在这个有五眼六通的人，可以能分别得出来；那么一般的普通人，有的人就分别不出来。所以分别不出来，你要以三十二相来观见如来了的话，那么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啊？转轮圣王即是如来了，就是佛啦？「须菩提白佛言」：须菩提听见释迦牟尼佛这样一说的话，他又对佛说了，「白佛言」。「世尊。如我解佛所说义」：那么现在，我听佛这样一讲的话，佛这个意思，不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；是不应该以三十二相来观想如来，来见如来了。

「尔时世尊而说偈言」：这个释迦牟尼佛，听见须菩提这样一说，于是乎就给他说偈言了。这个偈言，就是下边的四句偈，这个所说的「若以色见我。以音声求我。是人行邪道。不能见如来。」这四句偈，前几天这个果和来问我，现在我跟你清楚一点的讲，你要记得。这个「若以色见我」：以这个三十二相来见如来，这就是「以色见」。以这个四辩，八音，佛有八种的美妙音声，来见如来的话，「是人行邪道」：这个人哪，他怎么叫邪道呢？「邪道」，就是落于有边了；落于有边就是，不是中道；不是中道，所以就不能见如来。

这个《华严经》上说：「应化非真佛。」应身和化身，这不是真佛。那么这三十二相都是属于应化身的，并不是佛的法身；不是法身，所以，你要以三十二相这个有形有相的来见我，这就叫「以色见我。」以这个有形相的、有色相的来见我。「以音声求我」，以这个寻声，寻这个声音，找这个佛的声音，来见佛，来求佛。「是人行邪道」，这个人是着到这个相上了，是一种有为法，所以「不能见如来。」因为不合乎中道，所以就不能见如来。如来是中道，不偏于空，不落于有；不落于断见，也不落于常见。你这个邪道就是，不是落于断见就是落于常见了。断常二见：断见就是灭了，断灭相；常见就是不灭，永远不灭。但是这都是偏的，不是中道。所以这不是中道，你求如来的法身是无有是处的，是不可以的。

那么讲到这个地方，以前这目连想找佛的音声，看看佛的音声，到甚么地方是个边际。他就用他的神通，向东方去找佛的音声。过了千万亿佛土那么远，比现在打入太空的火箭，还远成万万倍。但是跑到这么远去，听到佛说法的声音，还是犹如在目前，就像在他耳朵旁边和他讲话一样的。所以找佛声音的边际，是找不到的，不知道佛的声音出去多远。那么所以「以音声来求我。是人行邪道。」这个人，所行的不是中道，是邪道。「不能见如来」，永远都见不着如来的法身的。

B27. 无断无灭分第二十七

须菩提。汝若作是念。如来不以具足相故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。莫作是念。如来不以具足相故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。汝若作是念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。说诸法断灭。莫作是念。何以故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。于法不说断灭相。

这一篇经文是恐怕一切众生，说不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，那么怀疑这个佛怎么又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？恐怕有人怀疑，所以佛又说这一段经文。

「须菩提。汝若作是念」：说，假设你要是作这种的想法，「如来不以具足相故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」这如来，不是以这个具足诸相，具足一切福德智慧之相，而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到这无上正等正觉。「须菩提。莫作是念」：须菩提！你切记不要作这种的想法。为甚么呢？你作这种的想法就是断灭相，「如来不以具足相故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」你说，如来不是福足慧足，这具足诸相了而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「须菩提。汝若作是念」：须菩提！假设你要是作这一种的想法，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。说诸法断灭。」你要是这样想，这就是有一种断灭相。「断」，就是断灭了，这是执一种断灭。有的外道就执着一种常。所以，佛恐怕人落到这个断灭相上，所以又说这一段的经文。说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这样人、得无上正等正觉这样的人，「说诸法断灭」，他不能说诸法断灭。「莫作是念」：你不要这样想，不要说是，不以具足相就会得到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「何以故」呢？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」：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的人，「于法不说断灭相」啊！在这一切诸法里边，是讲的中道了义，不说断法，也不说这个常法。既然不执断，也不执常，这才是中道，不会落于二边，落于断常二见。你要落到断见上，这也不是佛法；落到

常见上，也不是佛法；你不合乎佛法就不能成佛。所以，修佛法的人要明白中道；明白中道就不会执断见或执着有常见了。

现在在这个西方的国家，这个佛教正在孩提的时候，就好像小孩子的时候。在这个时候，需要每一个人都共同努力，来令佛教发扬光大。我们所有欢喜学习佛法的人，都应该以佛教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最重要的责任，不要推诿，不要认为弘扬佛法是旁人的事情。每一个人都以弘扬佛法、讲经说法作为自己应尽的一种责任，应行的一种天职。昼夜六时，要自己想一想，我是一个佛教徒，我皈依三宝了，我对于佛教有甚么贡献？有甚么帮助？如果要有，应该更多一点；要没有就应该努力。所以现在本堂所讲的经典，需要有人把它再复讲一次。

今天这果前很奋勇的，很有勇气的，他负责复讲这个《法华经》。那么还有《地藏经》和《金刚经》，再找两位出来把它复讲一次，给大家听一听。那么这个《地藏经》在我想象中－－我不知道他同意不同意－－在我的想象中和这果宁的想象中，大约果前也很同意的，就想推举，这个果遵出来复讲《地藏经》。那么他尊我不尊我，我就不知道了！不过讲是这样讲。那么还有《金刚经》，这个《金刚经》，看看哪一位不懒惰的人才可以讲；懒惰的人不能讲《金刚经》！《金刚经》，要好像金刚那么坚固。那个勇气更要十倍、百倍，好像金刚那么样子 strong（坚固），能摧毁一切旁门外道。所以，看看谁发心再出来讲《金刚经》。在这个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这三天轮着讲。那么一方面有人再把它复讲一次，用英文讲一次，那么免得一般人，时间久就把它忘了。

这么样，我们天天都是讲经说法。这就是，你一定会得到那个四辩八音。你要不愿意讲呢？那四辩一辩也不辩了。因为你总也不愿意讲，这个舌头都硬了！想说话也说不伶俐了。你看那个人说话说得很清楚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以前不愿意说话来着，一天到晚都不讲一句话。想不到现在，给你们讲经！为甚么我会讲经呢？就因为我自己欢喜说法。所以一个不会说话的人，变成说话像那个流水似的，总也不停止。所以，你们学师父，皈依师父，要学师父这种精神。师父是一个不会说话，但是也不是个哑巴，你不要误会，可是现在很愿意说话。你们都应该学师父这种的愿意说话。你们把佛教的责任自己负担起来，不要推诿。

这个佛教不好，佛教没有发扬光大，就是我没有尽上我的心；一定要尽我的心，来把这个佛教发扬光大。这才是圆满自己应尽的责任、应行的天职。天职，就是天给你的一种职业。那个职就职业，就职务，就是天给你的一种责任。我们这个也可以说是天给你的责任，也可以说是，佛，菩萨希望你做这件事情。那佛菩萨希望你做，怎么证明呢？因为，现在我欢喜你们做这件事；我欢喜你们做，大约佛菩萨也都同意我这个看法。所以你不要躲懒偷安，不要自己以为懒惰，这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件事。你对佛教没有贡献，那你懒惰，懒惰，为甚么西方人很少人懂佛教？就因为人人都懒惰的关系，人人也不来研究佛法。我们现在天天研究佛法，天天要讲佛法。还有，现在男居士有几个研究佛法的，女居士就一个。 应该女
居士也抱奋勇，不甘落后，应该多出来几个人来研究佛法。但是，也不容易找这一个人。不知道哪一个人有这种勇猛的心。

B28. 不受不贪分第二十八

须菩提。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。持用布施。若复有人。知一切法无我。得成于忍。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。何以故。须菩提。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。须菩提白佛言。世尊。云何菩萨不受福德。须菩提。菩萨所作福德。不应贪着。是故说不受福德。

释迦牟尼佛讲这个般若妙法的时候，叫一声须菩提，说，「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。持用布施。」「若」，就是假设；假设有这么一位菩萨，「以满恒河沙等世界。」「恒河沙」，就言其多，这么多的世界。这么多世界上，有甚么呢？「七宝」。七宝就是人所最爱惜的东西，所最爱的东西。那么这么多的七宝做甚么呢？用它来作布施。「若复有人」：那么这么多七宝作布施，这个功德是很大很大的。「若复有人」：假设再另外有这么一个人，「知一切法」：他知道一切法。这「一切法」，所有的佛法就都包括在内了。那么简单地说，就是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六度、六根、六尘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这等等的法。

这等等的法，「无我」：这个知道一切法无我，这把我执空了。我执空了，那么知一切法，那么法无我，人也无我，这也没有我执，也没有法执了，空执也没有了。在这个时候，「得成于忍」：成甚么忍呢？就成这个无生法忍。这无生法忍，这也是修行得道的一种境界、一种程度。证得无生法忍，他不见三界之中，有少法生和少法灭。这个得知于心，而不能宣之于口，心里得到这种境界，口里说不出来。说不出来是个甚么意思？忍可于心，在这个心里忍着，这叫无生法忍，这种法的境界。不见有少法生，不见有少法灭，那么岂不是没有法吗？不错，本来是没有法！可是，没有法还具足一切法，但是说不出来，所以这叫无生法忍。得到这个无生法忍，「得成于忍。」在这个《金刚经》，全部《金刚经》，这个「知一切法无我。得成于忍」，这十个字，是很重要的。

「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」：因为他知一切法无我，得成于忍，所以这个菩萨，比前边那个满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七宝用来作布施，比那个菩萨功德还大，「胜前菩萨所得功德。」「何以故」呢？甚么缘故，这个菩萨仅仅就知道一切法，得成于忍，他的功德比那个那么有钱的菩萨，来布施的功德大呢？甚么缘故啊？「须菩提。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。须菩提白佛言。世尊。云何菩萨不受福德。」因为佛说，须菩提！因为这个诸菩萨，他不执着有这个受福德和没有福德，不执着的。「须菩提白佛言」：须菩提对佛说了。「世尊。云何菩萨不受福德」：说，怎么样子叫着「菩萨不受福德」呢？这个道理我不明白啊？请佛慈悲来解释给我听。佛一叫，说，「须菩提。菩萨所作福德」：菩萨所作的福德，就是要无形无相的，要不执着，所以「不应贪着」：不应贪着啊，说这个是我所作的福德，那个是我所作的福德：不应该有所执着。「是故说不受福德」：所以，菩萨不应有所执着，那么他又有一个甚么受和不受呢？根本就没有受和不受的。所以说，「菩萨不受福德」。

B29. 威仪寂静分第二十九

须菩提。若有人言。如来若来若去。若坐若卧。是人不解我所说义。何以故。如来者。无所从来。亦无所去。故名如来。

释迦牟尼佛讲完了前边那一段经文之后，又恐怕一般人有所怀疑，这个如来有来有去，又着到相上了，所以又说这一段经文。说，「须菩提。若有人言」：假设要有人这样说，「如来若来若去」：如来，又好像来似的又好像去了。那么这个「若来」也是不一定来。可是「若来」，恍恍惚惚的，似是而非，你说它这样子又不这样子，「若来」。他，「若去」，又好像去了又没有去，这不清楚。因为他说，「若来若去」。「若坐若卧」：好像坐着又好像卧着。「是人不解我所说义」：他说，这个人哪，不明白佛所说法的道理，的义理。「何以故」呢？甚么缘故呢？说，「如来者。无所从来。亦无所去。故名如来」：说这个如来，也没有一个地方来，也没有一个地方去，所以就叫如来。那么这是甚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个法身哪，那么佛的法身，是无在无不在的，遍满一切处；既然是遍满一切处，所以你说他来，又从那里来呀？遍满一切处，你说他去，又到甚么地方去呢？所以说无在无不在。

你要是懂佛法了，这个山河大地都是如来的法身的地方；你要不懂佛法呢？你就见着如来也不认识如来。你要明白佛法了，你就没有见着佛法；没有见着佛，你也认识如来了。你要认识如来，那么就容易依法修行了；你不认识如来，连佛是怎样一个情形你都不知道呢！你怎么又可以学佛呢？如果你不认识，你就去学去，那就叫盲从。怎么叫盲从呢？就是，你本来也没有眼睛，自己也没有眼睛，又跟着一个没有眼睛的人跑路。这个没有眼睛的人，跟着一个没有眼睛的人跑。他以为，哦！领着我这个人是一个有眼睛的，所以不会发生危险。结果前边那个没有眼睛的人哪，他自己虽然知道是没有眼睛，因为有人要跟着他跑，所以他也就冒充一个有眼睛的人。两个人一跑，跑来跑去的就掉到海里去。两个一起掉到海里了，谁也上不来了，就一起淹死。所以这个盲从，是不对的。一定要先明白佛法，先明白修行的方法，才可以学的。

为甚么这个人跑到外道里去？越堕落越深，就等于这一个盲目的人领着一个盲目的人跑路似的，一起跑到大海里去，两个人同归于尽。因为世间的事情就这么奇怪，你越不明白，越会跑远路。你要明白，就很容易到那个你的目的地了；你要不明白这个路，你走了很久很久也到不了。也是这个道理，你明白佛法了，就会依着法修行成佛。你跟着外道的法门去跑，越跑就越远；越远就越回不来了，不能返本还原了。所以就有很大的危险发生了。

那么这个如来是，无来无去，所以叫如来。又者，这个「如」者，是不动意，不动的意思。「来」者，是一个动意。不动就是个静；动就是个动：这是动静一如。动不碍静；静不碍动。也就是，像我们这个人修道的时候，你静坐的时候是参禅，你动的时候也可以参禅。你一天到晚，所有的所行所做、行住坐卧都可以用功修行的。不是单单打坐的时候，我用功了；不打坐的时候，那就不是用功。你时时刻刻都收摄身心；收摄身心，回光反照。收摄身心，就是自己时时刻刻要用功修行，不散漫。所以修道啊，要这样子去修行。

讲到这一段文上，有人就这样问了，说是如来不来不去，我看见如来也来也去嘛！怎么又说不来不去呢？我虽然没有亲身看见，但是在《金刚经》，一开始就说：「尔时世尊。着衣持钵。入舍卫大城。乞食于其城中。」这不是去了吗？那么「次第乞已。还至本处。」这不又是来了吗？为甚么说不来不去呢？你这个执着心多大！这不是佛的去来，是你心有去来，有去有来。

再举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件事。你看那个「水清月现」；水清的地方，水里头有个月亮。「云遮月隐」，云彩，在空中把那个月遮上了，月就没有了，月隐了。那么究竟这个「水清月现」那个月有没有来呀？「云遮月隐」那个月有没有去啊？这是一个比喻。还有，这个云彩在空中走，有的人就说这个月亮走。那个月亮本来没有走，那是云彩走，他则看是月走。船在这个江里

边来走，行这个船；你这个人看，不是这个船在江里走，看着是那两岸那个岸走。那么那个岸是不是走了呢？岸没有走，是那个船走。所谓去来，这也是佛的化身有去有来；佛的法身是无去无来的。那么现在讲的是佛的法身的境界，你不要认为佛的法身就是化身。

所以弥勒菩萨有这么几句偈颂，是这样说的，说是，「去来化身佛」，这是化身的佛。「如来常不动」，如来是常不动的。所以，「去来化身佛」，这是化身佛。「如来常不动」。「于是法界处」，「非一亦非异」，在这个法界，也不是一个，也不是多，「非一亦非异」。这是弥勒菩萨，他说如来这个意思。

那我们现在，你要知道不是佛有来有去，不是如来有来有去，是我们人，在这个见分上－－这个八识里边有这个见分－－在那个见分上，分别出来这一些个来去。为甚么《金刚经》教你不要想这个佛若坐若卧，若来若去呢？就是教你把这个分别心，没有，不要生出一种分别心。你没有分别心，你的智慧就会现前了，你般若就现出来了。为甚么你的般若就那么小呢？你的智慧就那么少呢？就因为你分别心太多了。所以就把那个智慧就，都没有地方放那个智慧了。你因为分别心太多，整个你八识田里头，放满了这种肮脏东西。这个就好像你那八识田，本来是最洁净的地方，哎！你放了一些个垃圾。甚么是垃圾？就是那个分别心，就是垃圾。你把分别心收拾干净了，你那个智慧就现出来了。

B30.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

须菩提。若善男子善女人。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。于意云何。是微尘众。宁为多不。须菩提言。甚多。世尊。何以故。若是微尘众实有者。佛则不说是微尘众。所以者何。佛说微尘众。即非微尘众。是名微尘众。世尊。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。即非世界。是名世界。何以故。若世界实有者。则是一合相。如来说一合相。即非一合相。是名一合相。须菩提。一合相者。则是不可说。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。

「须菩提。若善男子」：假设要有善男子善女人，「以三千大千世界」，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都碎为微尘。「于意云何」：在你的意思里边，「是微尘众。宁为多不」：这个微尘众多不多呢？「须菩提言。甚多。」以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世界是怎么变成的世界？你看这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大？简直地，我们看也看不见边，找也找不到边。这三千大千世界，坐着火箭都要走很久的时间，才可以找着少少的地方，还找不完这三千大千世界。那么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是甚么造成的呢？怎么变成的世界？这个世界虽然这么大，却从一粒微尘造成的，从最小的那个地方造成这么大。因为，虽然一粒微尘是最少，最小，可是它多了就变成一个大千世界。所以我们作功德啊，都是从小的地方作，作多了就变成万德庄严了。你不要以为这个善事小，你就不做；不要以为恶事小，你就可以做。你善事小，做多了就变成大的善了；你恶事虽然小，你要做多了就变成大恶了。好像这个世界，一粒微尘、一粒微尘堆着，堆成一个世界。

在以前，秦的时候，也就是姚秦的时代，有个禅师叫跋陀。这个跋陀禅师，就问道生法师，问他甚么呢？问他甚么叫色？甚么叫空？说，「色不异空。空不异色。色即是空。空即是色。」究竟甚么叫色？甚么叫空啊？问道生法师。道生法师，就说了，说是「众微聚曰色。」众，就是众微尘，聚集到一起了，这就是有色了，这就是个色。「众微无自性」，这就是空。说这一切微尘哪，它没有自性，没有自己的一个体性，所以这就是空。

这个跋陀禅师又问他了，说：那在众微没聚这个时候叫个甚么？在众微尘没有聚这个时候，叫个甚么名字？道生没有话讲了。道生，不知道是个甚么了，说不出来了！那个跋陀禅师，也对他说了，说，哦！你祇知道这果上的空色。果上的空色，你所说的空和色，这都是果上的。你不知因中的空色。道生法师这回不得不低头了。虽然他可以讲得顽石点头，这么厉害，这么有本事，讲得顽石都点头了。现在对着人，他可没话讲了！就不得不请教了，说，那请问上座啊！在这个众微没聚的时候，这叫个甚么呢？他请问了；请问了，跋陀禅师就说了，说：「一微空故。众微空。」说，一粒微尘空了，所有一切的微尘都空了。因为甚么？一切微尘也就都是从一个微尘造成的，所以「一微空故。众微空。」那众微尘就空了。「众微空故。一微空。」那个众微都空了，所以一粒微尘也都没有了，都空了。「一微空中无众微」，说这个一粒微尘里头啊，也没有众微尘了。「众微空中无一微」，众微空中啊，也没有一微了。所以也没有空，也没有色了。

这样一讲，这个道生法师，自己一想，是比自己讲那个道理又深一层了。所以就给这个跋陀禅师叩头顶礼。他这回也点头了，这个跋陀禅师把道生法师也给讲得点头了。所以，这一微堆（注：此字音为ㄗㄨㄟ，cui1）为三千大千世界。

「于意云何」：在你的意思里怎么样啊？「是微尘众。宁为多不」：你说这个微尘多不多呢？「须菩提言。甚多」：须菩提说，很多的，世尊。「何以故」：甚么缘故甚多呢？「若是微尘

众实有者」：这个微尘都没有体性，本来是没有的；假设它要实有的话，「佛则不说是微尘众」：佛就不叫它微尘了。因为它没有体性，所以叫它叫微尘。「所以者何」呢？所以然的缘故是甚么样子呢？「佛说微尘众」，佛说这个微尘众，不过是按着一般众生所见到的，是微尘众。「即非微尘众」：在这个微尘里边，本来是空的，本来是有妙有的，所以，这「即非微尘众。」「是名微尘众」：这不过勉强给它起个名字，叫微尘众而已。「世尊。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。即非世界」：那么按照这个道理来讲，世尊，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本来是没有的，没有三千大千世界。「是名世界」：这祇是一个假名而已。

「何以故」呢？「若世界实有者」：假设这个世界要是真有的话，「即是一合相」：这个「一合相」就是个真性；真性就叫一合相。要是真有的话，它也就成真性了。「如来说一合相」：如来说，连这个一合相，就真性啊，「即非一合相」：这也没有一个本体。这个真性，本来它是真的，但是也没有一个实体。「是名一合相」：也就是，勉强安一个假名，叫一合相而已。所以，般若无说，它因为没有一个体，所以也没有可说的。「一合相。则是不可说」：那么「须菩提」，释迦牟尼佛，听见须菩提这样解释，又叫了一声须菩提，说，须菩提！甚么叫一合相啊？我告诉你，「一合相者。则是不可说。」说不出来，没有法子可以说出来呀！甚么叫一合相。那没有法子说出来甚么叫一合相，这不过就是个假名而已。「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」啊，可是一般的凡夫的人哪，就都执着这个是有的，那个是空的，这个是实的，那个是虚的，贪着这个事情。他为甚么贪着？就因为，他执着他八识田这个见分。他所看见这个见分和相分，他认为这个就是真的了，其实这完全都是虚妄的！

这个《金刚经》，就要讲完了，大约下个礼拜可以讲完。那讲完呢，这还有《心经》。这《心经》，你们如果欢喜听，可以就着这个机会讲一讲。《心经》，是在《般若》里边的，六百卷《般若》里边的一个心，所以，那么这部《心经》是很重要的。你常常诵这个《心经》，可以令你开大智慧。唐玄奘到印度去取经的时候，就全仗这一部《心经》。这个《心经》，降伏天魔，制诸外道，那妙不可言！唐玄奘到印度去，那时候因为是走路；那也是古来的时候，人也没这么多，所以妖魔鬼怪很多很多的。到那个山里边，那个妖精啊，怪物很多的。可是唐玄奘一念这个《心经》，把那个甚么妖魔鬼怪，就都没有办法了。因为这个，他有了智慧了，就不被这愚痴的境界所转。这妖魔鬼怪呢，都是一些个愚痴的行动。牠们所行所做都是背道而驰，和这个智慧正相反。所以你要有了智慧，就可以降伏一切的天魔外道；你要没有智慧呢，就被天魔外道所转。

所以你们如果欢喜听《心经》的话－－因为多数讲《金刚经》就讲一讲《心经》的－－要欢喜听的话就继续讲一讲。讲完了《心经》，我相信那个《大悲陀罗尼经》也会有了，也会就现出来了。怎么样有的呢？这是很妙的。就因为这都是佛法的表现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我们现在讲完了《金刚经》和《心经》，这个《大悲陀罗尼经》就会来了。所以，你们如果要没有兴趣听这个《心经》呢，下个礼拜《金刚经》就可以讲完了；讲完的时候，在《大悲陀罗尼经》没来以前，就讲《法华经》。你们欢喜听《心经》呢，就讲一讲《心经》。不过《心经》，你看那么短哪，这么样短的一个经，讲也要讲，大约要讲八、九个礼拜才可以讲完。它是很不容易，很不好讲的。

在本堂，去年成立这个暑假楞严讲修班，由西雅图华盛顿 University
、华盛顿大学一班的学者，发起创办这个暑假楞严经讲修班。那么在去年，这个成绩都很不错，有一些个学者对佛法都有深刻的认识。所以，这是在西方佛法发扬光大的一个基本的法会。可以说在西方的国家里边，这是，第一次有这种法会。那在昨天晚间，又有这个加省大学远东文化的
教授，这个兰卡斯特，来为我们大家来讲西方佛教的这种状态。我们各位，相信都很欢喜。不过我也很欢喜，但是因为我不懂英文的讲演，所以祇有一个欢喜，究竟这个教授讲的甚么呢？道理，我还知道一少份，不知道全份。你们每一个人所知道的是全份。我相信，你们各人也都很欢喜的。在今年哪，这个暑假的时候，又由各方面的学者，和本堂这个护法居士白文天。他中文的名字叫白文天，法名叫果彰，英文的名字叫詹．白卡克（ Jon Babcock
），那么和本堂这果宁法师、果前法师、果现法师，这三位法师和其它好几位学者都发起，成立今年的暑假讲修班。这个暑假讲修班，和去年还大致相同，都是从早晨六点钟开始到晚间九点钟，中间也没有甚么休息的时间，都是研究佛法和坐禅。去年，九十六天；今年，分开两次，每一次是六个礼拜。那么两次是十二个礼拜，分开两次。因为这个消息已经发表了，所以今天，对大家再发表一下。

「须菩提。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。持用布施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。发菩提心者，持于此经。乃至四句偈等。受持读诵。为人演说。其福胜彼。云何为人演说。不取于相。如如不动。何以故。一切有为法。如梦幻泡影。如露亦如电。应作如是观。」哎！前边这一分也还没有讲。

B31. 知见不生分第卅一

须菩提。若人言。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是人解我所说义不。不也

。世尊。是人不解如来所说义。何以故。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须菩提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。于一切法。应如是知。如是见。如是信解。不生法相。须菩提。所言法相者。如来说即非法相。是名法相。

「须菩提」：释迦牟尼佛叫须菩提，说，「若人言」：假设要有人这样说，怎么样说呢？说，「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」：那么要有人说，佛说的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「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」：在你的意思怎么样啊？「是人解我所说义不」：说，这个人明白我所说这个道理吗？「不也。世尊」：须菩提说，这个人不明白佛所说的这个道理。甚么道理他不明白呢？因为，这个人他没有得到人空、法空、空也空，这种道理，他没明白。

这个般若，是讲的空理。前边说是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。那么现在又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这个「见」和这个「相」有甚么分别呢？这个「相」，是以眼见，眼睛见着相，而执着这个相，这个相。「见」呢，这个「见」是以心取谓之见。前边是以眼，这个是以心。这个心要是着到这个见上，这是一种微细的执着；那个相呢，是一种粗的执着。粗的执着啊，就是属于一种皮毛的执着；细的执着呢，是在你这个意识里边的分别执着。所以，皮毛外边的这个相的执着容易去，容易空；而这个细的执着，属于意识的这种执着，很难把它空了。那么很难得把它空了，所以佛又再把它提出来讲，令人不但降心离相，而且也要降心离见。把这个见离了，才能证到人空和法空，和空空的这种的境界上。所以，这一段文要离这个见。

那么须菩提又说，说这个人不明白佛所说的法，「是人不解如来所说义。」「何以故」呢？甚么原因他不明白呢？「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」：说是啊，佛所说这个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这是一个在俗谛上来讲，是这样讲；要是在这个真谛上来讲，「即非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」；在这个中道来讲，这祇不过是个假名而已。有这个人见、我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其实都是虚妄的；本来没有相，也没有见，不过，佛说般若的妙法，给它假立起来这么一个名字而已。

「须菩提」：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须菩提，说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样的人，「于一切法」：在这个一切法，「应如是知」：不单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是这样子，就是一切法也应该，「如是知」，「如是见。」像这样子来见解。「如是信解」：也应该像这样子信解。「不生法相。」「不生法相」，就是不生这个法的执着相，不要有所执着。佛说一切法，为众生一切心；若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呢？所以不应该执着这个法相。「须菩提。所言法相者」：所说这个法相啊，「如来说即非法相」：如来说本来没有法相的，法离一切相。「是名法相」：就给它仅仅起这么一个假名而已，叫一个法相。

《金刚经》在今天已经快结经了。那么恰巧呢，香港这一位 曾果成
居士也来随喜这个结经的法会。这个《金刚经》在前边所讲的这个空理，这个般若真空的妙理，总起来，有五种的平等。现在把它来讲一讲。

这五种的平等，第一、生佛平等。生就是众生；佛就是十方诸佛：平等。第二呢，是空有平等。第三呢，是诸法平等。第四是一多平等。第五，就是诸见平等。这一部《金刚经》上，所讲的这般若妙理，就是平等法门。这个平等法门，我们一般人都不明白，所以，就头上安头，在头上又安一个头；相上取相，本来已经有了相了，还在这个相上又加多一个相。所以呀，就变成平等法而不平等了。第一、生佛平等。

我以前在十六岁那时候，我说过，我写了一幅对联。这幅对联呢，为甚么写的这个对联呢？就因为看《六祖坛经》。那时候看《六祖坛经》，越看越欢喜看；越欢喜看呢，就越看。越看呢，才十六岁那个时候啊，就有一班的－－我那时候还没出家呢，做居士－－啊！因为我十五岁才念书，我现在告诉你们，我以前的事情，十五岁才念书，十六岁呢，就讲经。我认了几个字就讲几个字的经。讲甚么经？就讲《六祖坛经》，讲《金刚经》。给甚么人讲呢？哈！很奇怪的，给一些个和尚讲。我一个在家居士就给和尚讲经。为甚么呢？这些和尚，虽然是和尚，但是不认字。所以，他不认字就想要学佛法，也没有地方学去。我这个一个十六岁的，也不是大人也不是小孩子了。那么因为认几个字就给他们讲经。讲《金刚经》，讲《六祖坛经》，还有讲《弥陀经》。天天－－因为我住在庙上－－就给他们讲经。讲到这个《六祖坛经》呢，那是「法有顿渐，迷悟有迟疾」那个地方，我就想了，我就想啊，我说，怎么还有顿有渐？甚么叫顿，甚么叫渐呢？顿渐是不是一样的呢？是两样的呢？

然后我就写了一副对子。这对子怎么说的呢？我说，「顿渐虽殊」：顿渐，虽然是不一样。顿是立刻成佛；渐是慢慢成佛：这顿渐是两样的。「成功则一」：等到成功的时候，顿而非顿；渐而非渐：顿渐都没有了。你一成功了，也没有顿，也没有渐了；渐也不渐，顿也不顿了，这「成功则一」。「何分南北」，又何必分南、分北呢？南方就是六祖惠能大师，北方就是神秀大师。那么当时南方六祖的门人，六祖的徒弟就说，我们这儿才是真的呢！我们这儿才是地道的产品呢！地道，就是最正确了，是真的了。南方六祖大师是讲顿法，北方神秀大师，他讲的

是渐法。这么北方神秀大师的弟子，就说我们师父跟着五祖多少十年，五祖所有的心法都是传给我们师父了。

两方面的徒弟就争，你说你是真的，他就说他是真的。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个法，你们无论遇着任何人，不要帮你们师父来争。不要说，哦！我师父是中国来的，这是真正的佛法。你就可以讲，你师父所讲的都是虚妄不实的法，没有法可讲；也没有真，也没有假；也没有是，也没有非，不和人讲是讲非的。要讲这个；不要像当时六祖和神秀大师那徒弟互相争。你就批评我的师父不对，我就批评你的师父不对，这所以就分出有个顿渐。因为我看见这个《六祖坛经》，我就觉得顿渐这个说法很不平等的。怎么又跑出来一个顿一个渐？所以我说：「顿渐虽殊，成功则一」：成功的时候，也没有顿，也没有渐了。

再者说，那个顿；顿从甚么地方来的？顿，他现在虽然顿然开悟了，他是以前修过，以前生生世世都在佛法里头熏修时间太久了，所以到这时候，他结果了，所以你说他是顿。那个渐，他是渐渐地现在修呢，修成的时候，等他成功那一天也就是顿了嘛！所以我才说，也没有顿，也没有渐。「何分南北」：你何必又分南分北，又有地方的这种区别呢？你说南，哪是南？你说这个地方是南，你到这个南边，这个地方又变成北了。《楞严经》上说，你甚么叫中？你这个中，东看则西，南观成北。哪个是个中？这南北也是，你说是这个是北，你到这个北边，这个北又变成南了。所以也没有南北，「何分南北。」你何必分别这么多，有这么多的分别心呢？这是第一。

第二、我说：「圣凡暂异」，「圣」就是佛，这叫圣人。「凡」就是众生，这叫凡。「暂异」，这是暂时间两样的。「根性却同」，他的根本那个性都是佛性。佛也是佛性成的，众生也是佛性成的。「莫论东西」，你不要论，说西方阿弥陀佛是佛，东方这一切众生是众生，不要这么多分别心。所以，那《永嘉证道歌》上说：「亦无人。亦无佛。六合乾坤如电扫。」你要明白法了，甚么都没有了；你有所执着，那你还没明白佛法呢！明白佛法，哈！没有可执着的事情。所以就「莫论东西」，不要讲这些个问题了。

怎么跑出来这么多问题？这一些个问题从甚么地方来的？这都是和那个演若达多是一样的。怖头狂走啊！本来他头没有丢，他说他头丢了。我们这一些个人找佛法，你到甚么地方找去？你转身就是佛法，祇要你转过来身；转过身，所谓转过身就是觉悟。你觉悟了就是佛法；你不觉悟，那就是没明白佛法。没觉悟也是佛法，不过你没有明白而已。不能说没有觉悟就不是佛法。觉悟和不觉悟都是佛法。

方才说「生佛平等」。这个众生，怎么做的众生？众生是从佛示现出来做众生，怎么样又成了佛？是这个众生返本还原就成佛了。这叫圣凡不二。这第一的生佛平等就圣凡不二。你暂时间在众生的这种分别心上说，哦！这是众生，那个是佛。你要没有分别心了，就生佛平等了。

空有平等，甚么是空？《六祖坛经》上说：「问空以有对。」甚么是空？有就是空。甚么是有？空就是有。说，这才胡涂呢？讲的空，怎么又变成有了；有又变成空了。这才是胡涂！也不知道是你胡涂？是我胡涂？是他胡涂？你要是不胡涂，你就会觉得空有平等了；就因为你胡涂，所以你觉得这空有，就是空有。空本来就是有；有本来也就是空。你能看，体验得到空有不二，空有平等，也不执断了，也不执常了。你执断就是落于空了；执有就是落于常了。所以空有不二，空有平等，这才是中道啊！这就是中道。真空不碍妙有，妙有也不碍真空；真空也就是妙有，妙有也就是真空。你想知道这个空，怎么是个空？那空是由有而显空。怎么叫个有？那个有是由空而显有。没有空，也没有有；没有有，怎么会有个空？所以，这空有是不二的；空有不二就是空有平等：这是空有平等。

诸法平等，因为诸法平等，所以《金刚经》说：「是法平等。无有高下。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」这诸法平等。所以如来他无去无来，也没有去，也没有来；「无所从来。亦无所从去」，这诸法平等。

一多平等，一也就是多，多也就是一。这一粒微尘就是三千大千世界；三千大千世界也就是一粒微尘，没有甚么分别的。这是在众生啊，愚痴的众生，哦！这是多，那是少。哪个是多？哪个是少？多是从少这儿来的；少是从多这儿来的：这叫一多平等。一多平等呢，就是，所以微尘世界啊，世界也就是微尘；微尘就是世界；世界就是微尘。这一多平等。

还有诸见平等，甚么叫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？没有的。这个诸见平等了。你把这个对症下药，你对这个病啊，来用这个药来治这个病；病没有了，怎么会又用这个药做甚么呢？所以，这药也不要了；病没有了，药也不要了，不需要再吃药了。因为你有病，所以要吃药；你那病没有了，你还吃药干甚么？吃药？吃药反而又多了病了。药是治病的，你没有病了，你吃

药；药吃多了一样又会生病了。所以这叫诸见平等。

这五种的意思，这是《金刚经》的全部经文的意思。在这个《金刚经》还要有一个信字。这个信，这个般若是个空理，你要信；你要不相信这种空理，讲多少也没有用的。你要信，佛法好像大海水似的，唯信可入。你有一个信心，就可以到这大海里边，到这佛法的海里边。

B32. 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

须菩提。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。持用布施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。发菩提心者，持于此经。乃至四句偈等。受持读诵。为人演说。其福胜彼。云何为人演说。不取于相。如如不动。何以故。一切有为法。如梦幻泡影。如露亦如电。应作如是观。佛说是经已。长老须菩提。及诸比丘。比丘尼。优婆塞。优婆夷。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。闻佛所说。皆大欢喜。信受奉行。

释迦牟尼佛，又叫一声须菩提，说是，假设有这么样一个人，以满，没有数量那么多的阿僧祇世界七宝，那个金、银、琉璃、玻璃、砗渠、赤珠、玛瑙，这七宝，「持用布施」：拿着它来作布施。不是舍一种，七宝都舍了，都作布施。

现在你们各位居士，问问你自己，说是，哦！有人能把三千大千世界，无量阿僧祇世界这么多的七宝，都用来作布施，我现在把我所有的财产，拿出来作布施，我舍得舍不得？哦！舍不得。那舍不得？哈！你的功德就没有这个人这么大了。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。发菩提心者」：我来告诉你，你舍不得是最好了！留着你的这个财产，你怎么样呢？你来学佛法，用法来布施。假设有善男子善女人，「发菩提心者」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样的人，「持于此经。」你祇可以在这个学佛法，念《金刚经》。「持于此经」，也就是持诵这《金刚经》。「乃至四句偈等」：乃至最少，不要全部《金刚经》你都会讲，你就单单会讲四句偈等。「受持读诵」：你受之于心，持之以于身。你又可以对着本子来读，离开本子来诵。「为人演说」：你再给人讲。「其福胜彼」：你这个福德，就比前边那个以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作布施，比他那个福德都大。你看容易不容易？所以我说，你的财产不必要舍，也就功德非常大了。比前边那个有七宝，作布施那功德都大 。

「云何为人演说」：这个「为人演说」是甚么呢？就是文字般若，这属于文字般若。「不取于相」：你为人演说可不要着相，不要执着。你也不要说，哦！我现在给你们讲这个四句偈呀，我的功德可大了。不错！你的功德大，但是你不要存着一个大的想；你要有这一个大的想法又着相了，又取相了；要不取相，你能有若无，实若虚。就像那个颜渊似的，有若无，实若虚，有像没有似的。本来自己有道德，像没有道德似的。实若虚，自己有学问，很实在的，还像没有似的。就是一切时一切处，都要无我相，要没有我。「不取于相」，这就是观照般若，这属于观照般若。「为人演说」是文字般若；「不取于相」就是观照般若；「如如不动」就是实相般若。前边一开始讲这个般若，后边结束这个经典，还是讲这个般若，这三般若。这个「如如不动」：「如如不动」，就是实相般若，真实的智慧。能以如如理，照如如的智；以如如的智，照如如的理。契如如的理，合这个如如的理，这都是无法不如，这实相般若。

「何以故」呢？甚么缘故啊，要这样子？又要文字般若，又要观照般若，又要实相般若。何以故呢？我现在告诉你，释迦牟尼佛说的。这四句偈，我们听过《金刚经》的人，都应该常常念的。「一切有为法」：甚么叫「有为法」？「有为法」，甚么都是有为法；你说甚么不是有为法？你吃饭是有为法，穿衣服是有为法，你行住坐卧，这都是有为法。这是往外边讲。你做你的生意是有为法，你一切一切的行动是有为法，这都是有为法；这个有为法，这是外边的。我们所讲的这个「有为法」呢，五蕴－－色受想行识，这是有为法；四大－－地水火风，这有为法；六根、六尘，这有为法。十二入，又叫十二处，这是有为法。十八界，这都是有为法。这「一切有为法」，就包括这所有的一切法；一切有为法都包括在内。一切有为法像甚么似的呢？这说得明明白白，「如梦幻泡影」，像这四种；又，「如露亦如电」，这六种。「应作如是观」：这一切有为法，都应该有这六种的想法。

你们各位，现在告诉我，甚么叫梦？我对这个梦，是不太清楚的。你们做过梦的人，和没有做过梦的人告诉我，甚么叫梦？ Everybody understands what is dreaming? Talk to me. 甚么叫 dreaming （梦）？What is called dreaming?

弟子： …… 。

上人：嗯？甚么叫梦？有没有人讲啊？

弟子： Maya, mother of Buddha.

上人： Quickly talk to me. 他说甚么?

弟子： …… 就是像那个佛的母亲， Maya （音）那种化来化去的。

上人：玛雅？嘿，玛雅就是果进，啊！ … 。

弟子： Dream was you see things that when you were awaken, you realize were not there. You know you didn't actually.

翻译者：做梦就是所见的东西啊，是醒了以后才知道那个所见的是不存在的。

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叫梦。我们要知道甚么叫梦啊，就不梦了！这个梦，我们人生就是梦；不要说做梦的时候是梦，有的人哪，昨天晚间，那个 Lancaster
说是啊，前生是怎么回事，他想不起来了。我们在梦里边，做梦的时候，醒的事情我们想起来想不起来呀？也一样想不起来。我们在梦中，在醒着的时候所行所作都想不起来了，我们前生的事情，所以就想不起来了。为甚么呢？我们前生那个事情啊，又走到今生这个梦里边来了。所以走到今生这个梦里边，把前生那个梦的事，所做的梦，怎么会想起来呢？！

「梦」，我再给你讲一讲这个梦。有一个人做个梦。做个梦啊，也发了财了，也当了官了，哦！甚至于将要做国王了。这时候来一个人，告诉他，说是，你呀，先生！你现在是正在做梦呢！这一个做梦发财、当官，将要做总统、国王这个人不相信！我现在都是实实在在的，又发财又当官，又要做总统，又要做国王，你怎么说我做梦呢？这岂有此理！等他这个梦醒了，没有人告诉他，他自己也知道了，哦！原来我这个发财、当官、做总统、做国王，这是在梦中做的。那么他知道了；知道这个，没有人告诉，他也知道了。

就好像，我们人生好像做梦似的。我现在对你讲，说，这是做梦呢！嘿！实实在在就在这儿摆着的事情，你怎么说是做梦呢？这真是骗人呢！等到修行成了，这个梦醒了，不需要有人告诉他，他也知道，哦！原来我以前所行所做，所有的经过；我又做过某某地方的长官，又做过某某的国王，又做过总统，又做过这个外交部长啊，国务卿之类的。哦！原来这都是做梦哪！这个，但是他还想这个梦的回忆。说，这个梦真是一个甜蜜的梦！可是，再想到这个梦里边又不容易了。我们等到开悟了，知道我们所行所做都是梦了。为甚么现在我告诉你是梦，你还不相信？就因为你这个梦还没觉悟呢！你要觉悟这是梦了，那时候，你就说，对的，这是梦！那么这是个梦。

「幻」，甚么叫幻？幻是虚幻，就像那幻术师似的。他念一个咒，水里就生出一棵莲花。本来这水里没有鱼，他念一个咒就有了鱼了。本来这是一盆火，他在这个火里头栽一朵莲花，生出来了。他有这种神通妙用。其实，这都叫幻术，幻妄不实的。你看着，是好像有，那么你往真了研究，没有了。这就是，在这个小孩子，那个愚痴的人一看，哦！这有一条鱼－－他不知道这个鱼是假的。这火里有一棵莲花－－他不知道这个莲花，也是虚妄的，是一种幻术变成的。那个大人，一看，哦！这是耍戏法呢。耍戏法就是耍魔术的，魔术啊，原来这不是真的。所以大人才能知道，小孩子就不知道。

佛法，你这个明白的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，这个世界也是虚幻的，也是这个因缘和合而成的；那么不明白佛法的，就等于小孩子一样，就等于那些个愚痴人一样。不明白佛法的人，的确是愚痴，的确是小孩子。我这不是轻看人。那么他就认为这都是实在的－－发财也是真的，哦！当官也是真的。其实，都是一个，发财也是这个人，受穷也是这个人，没有甚么分别的。你要是明白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，就不会被它所迷，不会执着这个虚幻不实的境界了。

如泡，那个「泡」，也是虚而不实的。如影，这个「影」，是随着人而有的这个影。有形，然后有影；这个形是实体，这个影是个虚的。那么再往深了一层讲，就连这个形也都是虚的，并不是个实有的。你不信？那你不信，你就执着你这个形，你就保持你这个形，看它死不死？

「如露亦如电」：就好像那个露水似的。露水，一早起，你看着是有露水，太阳一出来，一照就没有了。「电」：电光石火也是不常的。「应作如是观」：应该像这样子来看法。你要能这样的看法，哦！天空地阔。你那心量，有天那么大，有虚空那么广泛，无拘无束，无罣无碍；无罣碍就无有恐怖。你为甚么怕？怕的是甚么？我怎么不怕？我生来我就甚么都不怕。我告诉你，无论是死人，是活人，是妖精，是甚么鬼怪，甚么我都不怕的。甚至于老虎、狮子，你放这一个老虎，我敢把它毛给拔下来。你试一试！为甚么呢？我就因为无罣碍，我无所罣碍，怎么样都可以。所以我去年就对你们讲，我是 Everything OK
。为甚么能这样子？就是一切都是像如露如电，如梦如幻泡影了嘛！那么你还罣碍甚么？无罣碍，所以就无有恐怖。

今天果宁对我讲，说是大家又想请法，请讲这个《心经》。这是《心经》；讲《心经》最好了。所以我不等你们请，我就答应了，说：「好，我一定给你们讲。」那么这个讲《心经》。《心经》上就说，无罣碍，甚么也不罣，甚么也不碍，所以就无有恐怖了；无有恐怖才能远离颠倒呢！远离颠倒，也就远离梦想了。所以我说，我不怕老虎。不是说，我口头上讲不怕老虎。你就老虎，你不信？你要有办法，你拿一只老虎来，我就可以和这个老虎在一起来打坐！参禅！

「佛说是经已」，释迦牟尼佛说完了这一部般若真空的《金刚经》之后。「长老须菩提」：这个，有十种德行这个长老，须菩提。「及诸比丘」：和这一切的比丘。「比丘尼」：和这个出家的比丘尼。「优婆塞」：近事男。「优婆夷」：近事女。「一切世间」：就世间。「天」：天上的天人，和人间的人。「阿修罗」：就是，那个有天福没有天权的，又是没有酒喝的那个阿修罗王。「闻佛所说」，听见佛所说的这个般若真空的妙理，「皆大欢喜」：哦！就都高兴起来了。「信受奉行」，欢喜呀，就好像如得宝珠一样，都得了至宝了，都得这个般若的法宝了。大家都高兴起来了。都高兴起来，相信把一切的这个 desire（欲）就都丢了，就都扔到一边去了。

我希望我们听完《金刚经》的人，也把所有的这个颠倒的思想，都撇到九霄云外去，都扔得它远远的。把你好吃的那种的心，也丢得远远的去；好睡觉的那种的心，也丢到远远的地方去；好名的那种心，也丢到远远的地方去；好金钱的这种心，也丢到远远的地方去；好一切的形形色色这种的欲望的心，都把它丢到远远的地方去；能把这个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都丢到远远的地方去，地狱那五条根就断了；地狱五条根断了，那么将来你到甚么地方去？不到地狱去了嘛！不到地狱去，那说，哦！那我到甚么地方去呀？我没有地方去了！你不要怕！到佛国那个地方去，到常寂光净土的地方去。所以「信受奉行」，大家都生出一种信心，顶戴奉持这个般若的妙法 。

那么这一部《金刚经》，已经讲完了。我们所有听《金刚经》的人，都要把你们的身体变得像金刚那么坚固，把你们的志愿和心也都像金刚那么锋利；你那个智慧，和金刚那么光明，一定要领受这个般若的妙理。你身体力行去，才能般若波罗蜜多呢！才能到彼岸；你若不去行去，那还是要落后的。我们人人不要落后，要勇猛向前，都是向前去精进精进，精精进。谁也不要落后，各人都争先恐后，我一定要先成佛。要发这个愿，成佛不要落人后。说：「那师父！您怎么发愿说是您的徒弟不成佛，你不成佛呢？」你不要学我这么个没有出息的人。我是呀，把自己已经忘了，使劲帮人家去开荒，来种田；我自己的田，我不管它。所以，你不要替我担心，或者我跑到你更前头去也不一定 。